

小說組

優異獎

張文豪

聖經的五個使徒

（一）一個人的聖經

“教徒為了保護聖經不惜殺人，正如我為了保護日記必須殺掉S。”

還在讀中六的時候，每夜我會進行一個人的宗教活動。頭顱的影子覆蓋了日記簿的白頁，原子筆的筆尖刻寫著默唸的字句，在影子上。藍色的經文向右延綿，向下滲透，漸漸塞滿了影子，一如我的腦袋此刻也充滿著經文。我只得依靠橫線束縛著意欲騷動的經文，但是，好像只消用指甲把橫線一挑，經文便會因失掉承托而掉落到下一行，字和字擁擠糾結，線條交織成無法命名的圖案。這本日記無非就是這種圖案的抽象變體，蘊含創作和記實之交疊。但它不容許我任意創作，因為它異常神聖嚴肅，只消撕掉任何一頁，讓那部份文字從缺口竄出，其餘的也會像拔掉塞蓋的漿糊般，漸漸凝固而失效……

S還未被我殺死前，曾問我為何要寫這本日記。我坦誠地告訴他，因為我愛上一個叫小瓊的女孩，可是她不喜歡我，我表白了兩次，兩次都被拒絕。零星的攻勢不奏效，便必須更加用力。寫一年日記，天天寫，每篇也關於她，寫夠三百六十五天後一次過奉上。（我還記得當時的情況，S皺皺眉頭，托著腮低頭苦思，然後眼珠突然向上一提，狐疑的看著我。）我在表白失敗的鬱悶中，終於在信仰中找回雄心壯志。那時我認為，這本日記的最終目的是感化她，讓她了解我這大愛的真義，所以每一段經文也是以她為重心。但我深明枯燥的說教無法打動凡人，為了讓她最終得救，我必需作出道德取捨，在塵世現實的基礎上以意創造。

S在我身旁坐下來，問道：“你這樣做和騙她有何分別？”

我當時點點頭，平心靜氣的告訴他，為了讓她了解大愛，這是過程的痛苦，幸福就在未來。

而約九個月後我終於殺了S，他身上共有五個紅色的血洞，我手上的界刀滴著血。

然而我在一年後奉上經文，小瓊始終未能了解我的大愛。我被神離棄了，也許神根本不存在。我的信仰極為動搖，遂以孤獨的信徒之身自剖，結果在日記中找出五個使徒。在剖白中，我自稱為信徒。

（二）使徒一：創世藍圖

為了使日記更能感化小瓊，信徒逼不得已加入趣味，經文裏特意安排了起承轉合的軌跡。

所謂的起承轉合，無非就是能讓以後眾使徒存活的創世雛型。第一位使徒最重要，亦是最沉默的。

起：在日記開首表示無意把日記送她，那麼經文便無刻意感化的嫌疑。

承：顯得動搖，猶疑著是否送給她，但仍堅決否定。

轉：中期以後，刻劃自己因是否送給她的問題引發混亂的心靈交戰，但落墨更重。

合：驀然醒悟，表示自己應坦然讓對方明白自己的大愛。

信徒邊構思藍圖，邊翻著日記簿上的白頁，忽然間，淺藍橫線漸漸上下顫動，跳躍著微細的波粒，衝擊著他的手指。信徒蓋上日記，隔一會兒屏息靜氣的再打開，橫線如摺曲山般左右受壓，某部份拱上來，某部份陷下去，扭折成一條乾澀堅硬的起承轉合分明的山脈。神高舉權力的手杖，站在山脈的頂點。

（三）使徒二：天使在細節之中

“我不解釋，是因為不想傷害你。”（日記第19頁：公元2008年1月18日〈節錄〉）

但凡偉大的經文，必不能脫離現實。純粹的情感抒寫，只可供信徒自我觀賞和陶醉，未能教化凡人大愛的真義。

要感化小瓊，信徒必須無奈地借助現實細節的隱瞞和最終揭露。

日記寫了半個多月後，第二位使徒受到神的感召而效忠，在經文中高貴地現身。那時是表白失敗後雙方感情的緩衝期，就算見面也甚少說話。失敗一方的感情就像醞釀已久的暴風，越接近對方，她就越被吹得遠，對教義顯得十分抗拒。公元2008年1月18日，小息時學校的走廊堆滿人，信徒和明仔站在地理室門口面對面談天，小瓊就在他背後的遠方，頭兒在他的兜風耳旁邊隱隱顯影，其邊界總是飄移在不可抓摸的那一條弧線後。他只要略為向內翻捲耳朵，她的身體便會如謎底般在書的下一頁揭出。明仔的話已溜過信徒意識的氣孔，懸浮於空氣之中。他的腦際只殘留她的頭兒浮動的幻覺。早上信徒打聽到一個小秘密，就是阿珊暗地裏罵她賤人。大概世俗間好友的感情往往就如兩條交搭著的胳膊，緊密得很，但總有部份面貌徒然滑落在對方背後並隱密起來，閉鎖在如黑絨毛般的陰影之中。凡人的局限在此表露無遺。

信徒叫明仔約阿瓊和阿珊在學校飯堂吃下午茶，但不要透露他會出現。

下課後信徒背著一份強烈的荒涼感獨自走三層梯級，頸項的涼意蔓延到兩肩直通雙臂。他逆走在俗世裏人群的夾縫中，緊握雙拳，指骨如四顆小石頭般凸起來。

在飯堂裏信徒看到她們並肩而坐，說著笑。他的情緒再次失陷在坑洞之中，但還是僵硬而茫然的走過去。兩人頓時靜下來，信徒在她們對面坐下，她們意味深長的互相看了一眼，凌亂的氣流在三人之間無聲流竄。

信徒為求令人明白大愛的真義可變得勇敢無比，俗人不明白，只會覺得他的行為可怖。

但信徒有勇有謀，於是經文記載道：“我一想到她罵你賤人，就忍不住走過去罵她了。但為甚麼你會在這兒？我太衝動

了，應該等你不在才罵她。但我不會告訴你罵她的原因，因為怕你們再做不了好朋友……你覺得我無理取鬧才趕走我，對吧？”（日記第19頁：公元2008年1月18日〈節錄〉）

雖然小瓊認為信徒無故罵小珊而趕走他，但只要事後有原因補充，便會造成強烈反差，她看到經文後會對當天的所作所為倍感內疚。信徒不需要立刻為自己的聖行辯白，而是利用智謀假裝衝動，是讓凡人犯錯，一年後看到經文後更易受到大愛的感召。一切都是設計，一切也是為了大愛的指歸。那日他走出學校後雙腳才釋放一直忍著的抖震，閉起雙眼，將陽光鉅細無遺的吸到毛孔之中，因信仰未夠堅定，皮膚下彷彿如悶著一片冰原。

從此日記成為了夢幻的預言，不再只是歷史的記錄，還能直接控制現實的行動。

（四）使徒三：復活蛋的含淚微笑

S又敲門了，但信徒沒有理睬他。

每當信徒注視日記良久，思緒就會如黯黯行雲流經額頭，乾澀的眼睛鬆弛起來，文字幻成朦朧的黑塊，呈現重疊而半透明的迷離狀態。他往往在此時閉上眼睛，匿藏深淵，等待一道光爆在黑暗的意識中拉出。他虔誠地等待第三位使徒在腦中閃現，發出有如銀幣著地的清脆聲響，但只是一直在黑暗中徘徊。有好一陣子，他無法在日記的空頁上寫下一字，悠悠長夜伏在案上，白紙彷彿也快要變黃。最後頭虧猛然失去平衡的一點，昏昏的被拖進夢中。直到第二天早上醒來，才慌忙補寫昨天的日記。

由表白失敗算起的三個多月來，信徒和小瓊總算過了冷淡期，肯和對方談起話來。但總是他說的多，她說的少。往事更刻意被塗上白漆，話題就是流轉於表面的噓寒問暖，緊接著數秒空盪盪的沉默。信徒委實有點兒恨她為甚麼不能大方一點？自從表白失敗後他無比失落了，她總是站得高高的。有次他在日記咬牙切齒的寫道：“我要強姦你……”當然，這張紙很快便被撕掉，

不知丟到哪裏去了。

有時信徒會故意做些明知會令自己失望的事，例如約她看戲，失敗後自然便有材料可寫。“三百六十五”這個魔幻般的數字他始終沒有放棄。但那時他知道，單憑兩個使徒無法完成經文，假使再沒有使徒降臨，日記便會變得枯燥，無法感化小瓊，最後在魔鬼的鐵鎚下宣告死亡。

然而第三位使徒不知為何尚未降臨。信徒在復活節買了一隻朱古力出奇蛋，橙白相間的包裝紙裹著幼薄的橢圓形蛋殼。他在想：是蛋殼的形態決定了外圍包裝紙的形態而非後者決定前者，這是否就是經文和外現實的關係？

信徒在家中雪櫃取了一隻雞蛋，用牙籤戳破一個小洞，拔出來的牙籤牽帶著一絲半透明蛋漿飽含著他和小瓊做愛的無窮幻想。蛋漿在洞裏流出，他以右手握著蛋殼在空中盤迴，像在施展甚麼神秘法術，向下傾注的蛋漿依著右手移動的位置在洗水盤上劃上一個難以辨識的“瓊”字，剛好蛋漿已經滴乾，“瓊”字便是蛋漿意義的全部，不久便會發臭及滋生大量細菌。他彷彿看到她的臉破爛了，爬滿了指甲大的臭蟲和暗綠色霉菌。一想起便感到悚然。

他用水彩在蛋殼表面畫上七彩圖案。中三以後他便未曾握過畫筆，因為美術太難，畫得不好，沒有滿足感。他拙劣的畫著，不同顏色的水彩混在一起，一團糟的，得用紙巾抹掉重新畫過。他微蜷掌心托著蛋殼的底部，蓄著一種深沉的包涵力，畫筆在表面畫出一層接一層的圓環，繽紛的顏色以均衡的距離相間，好像許多呼拉圈同時扭舞。水彩快乾時，他擠出沾著金粉的透明漿糊，由蛋殼的頂端拉到底端，共五條這樣的金線，把它牢牢罩住。然後再把綿花扭成幼條狀，砌成一個“瓊”字，黏在中央，白色的樸實正好調和過於鮮艷的色調，把蛋的神態從混沌中提煉出來。

雖然圓環歪歪斜斜的，棉花的邊位不幸染上顏色，但仍敦厚地散發令人溫暖的醜陋感。

信徒把這隻復活蛋置在手中，感到很重，彷彿包含了許多重要的東西。在一個精緻的木盒裏塞滿棉花，把半個復活蛋埋在裏邊，關上蓋子，復活蛋猶如握拳沉睡的小嬰兒。他做了半天已很累，關上燈想睡，隔了一會又亮燈並打開木盒，把復活蛋推進一些，害怕它會撞破。

第二天使徒悄悄地把木盒放在她的椅子上，並叫和她同班的阿明觀察她的反應。

怎知小息時阿明告訴他：“復活蛋碎了。”

他說，小瓊捧著它便感到喜歡，在班房裏大喊：“誰送給我的？”結果沒有人回應她，只覺得她在炫耀。她也感到氣氛有異，便靜下來，小心翼翼的把它轉著看。

“那麼怎會碎？”使徒問。

“小黑走到她身邊，很憤怒的樣子。他們爭吵了一會，她便哭著把它敲碎了。”

使徒完全能想像復活蛋碎開的樣子。脆弱的蛋殼撞擊著桌子堅硬的稜線，由腹部的凹槽開始分裂為二，然後順著衝擊力裂紋擴散，在一聲爆破異響後小瓊的掌心沾滿彩色碎片……他的眼眶不禁熱了起來，復活蛋已無法復活，彷彿連著他的心碎了。明仔還提醒他，小黑大概和她有甚麼關係。

當晚使徒也不知怎樣寫才好。真摯地怪責她嗎？還是如往常般訴苦？

結果一個東歐的傳說啟發了他。傳說塞爾維亞國王赫比費南迪二世讓鄰國軍隊抓去，囚於牢獄之中。鄰國國王下旨放走他，他很高興。後來鄰國國王食言，還要把他處死。他強忍眼淚，裝作不知最新的詔令，經常開心地和獄卒說起獲得自由後的計劃。最後獄卒於心不忍，在行刑前放走他。使徒認為赫比費南迪二世是史上最會操控感情的人，因為他懂得利用無知。

說到底，就是充滿造作的無知，引起旁人內心溫柔的牽痛。第三位使徒在風暴中以螺旋式的姿態單腳降世。

使徒為了宣揚大愛而忍辱負重。結果在八個月後，她翻到

這一頁便會看到：“收到這隻復活蛋感到驚喜嘛？很高興你收了！復活節快樂！記得好好保存呀！”（日記第178頁：公元2008年4月6日〈節錄〉）

寫下這句經文後，使徒還是無時無刻想起那隻破碎了的復活蛋。

（五）使徒四：自殘的壯麗光芒

“我是一個混蛋。”（日記第388頁：公元2008年7月5日〈節錄〉）

在第四個使徒降臨時，信徒曾經考慮捉摸小瓊的心理，並在經文中一針見血的指出，令她和傳教者的距離並不遙遠。但俗人的心像火焰般閃爍、跳躍、滑動、游移，而其不確定的形體隱遁於白色的肋骨裏，要捕捉也殊非易事。即使有驚人的洞察力，俗人也可能因對自己懵然不知而拒絕承認。情況就像在賭場押注，即使押對了，莊家卻能以絕對權力沒收籌碼。信徒無意參加這場不公平的賭博。

信徒原本打算向她展示自己偉大的心靈，使她受到聖靈的感召。但他明白俗人和他的修養差距，俗人未以能認同他的聖行。因此他再一次忍辱負重，把心靈視野中的自己必須重重禁錮。被囚禁的真正信徒凝視著牆上的影子，頭向右轉，臉部被冰涼的鐵欄均勻切割，一線詭譎的陽光掠過他的髮額，兩顆眼珠在鐵欄的空隙中幽幽地放出飢渴的光，是一種意欲吞沒的黑色力量。

這時候信徒已和小瓊恢復正常交往。為了減低她的戒心，以及增加她收到日記後的震撼感，信徒沒有在現實生活中展現大愛。但他總認為這種隱形的依戀經常使我看她時眼睛有意無意地散發迷離的光暈，嗅覺靈敏的女生一定會感覺得到。他也在掙扎著是否要刻意收起這種迷戀的眼神，或是讓她寂寞難耐時想起它，以之填補她內心的空白。女人就是一種貪婪的動物，明明不喜歡一個人，但偏要那個人喜歡她。假使有刻她無人關愛，她希望那個人來，但同時拒絕那個人走進她的大門。使徒咬牙切齒地

認為，這種女人都希望在深宵裏收到不明來歷的來函，卻用手兜轉著杯中的咖啡，讓它永遠冷冷的待在鐵鏽斑斑的收件箱裏。

第四個使徒降臨時衣衫襤褸，滿身血跡。不必言說，信徒已經明白神派他後來的旨意。信徒觀察到旁邊的人自罵時往往能滲發一種思想深度，就好像在殞石撞擊地面後漫起的那股硝煙和熱力。因此他在經文中自我懺悔，懺悔一些他不曾犯過的罪。在自殘的刀刃下，噴灑出來的血花發出一股撲鼻的焦味，血落在日記上時如清水撥在燒紅的鐵板上迅速滋滋焦乾，血變成上湧的紅煙而得到重生。

公元2008年7月5日，聖徒在經文中寫自己是個“混蛋”，感到百般痛苦，如受鐵釘穿手之罪。蓋上日記那刻，他怔怔地看著窗的玻璃，上面倒映著一個畫面：S幽幽的站在他的背面，蒼白的臉咧出月牙兒似的微笑。

（六）使徒五：五把神聖利刃

神說對信徒說，你不用親自找第五位使徒，他會在你的大愛擴散到無限之時會自動現身。這位使徒會對你的信仰進行終極考驗。

公元2008年10月7日，信徒開始留意到小瓊用電話的次數十分頻密。小息時她在走廊低著頭，小指頭在鍵上按著按著，似乎在傳送短訊。按完了，把電話放回校服裙袋，不一會又拿出來看，再按另一段短訊。近來兩個星期，一個十五分鐘的小息可傳送十來個。但他還不敢肯定甚麼，因為近來幾乎沒見過男生找他。信徒問明仔她和小黑的關係，他也說沒甚異樣。

信徒忖度若果四周打聽，不知小瓊會怎樣想他。大概要用一個較迂迴的方法才能找出真相。放學後，他買了一張新的電話咭。

當天深夜，他下了一個賭注，便是用這張新電話咭傳短訊給她。

他是如此開頭的：“訓左未呀？”（“睡了嗎？”）

等了十多分鐘她也還未回應，信徒的心焦急得像快要烤著。

電話終於震了震。她這樣答他：“啱啱沖完涼，你係邊個？”（“剛剛洗完澡，你是誰呀？”）

他按：“俾啲神秘感你，你估下。”（“我想給你一點神秘感，你猜一猜吧！”）

她答：“好累呀……唔想估。你唔答我我唔理你。”（“很累了，不想猜。你不答我的話我便不理你。”）

他按：“今日個小息先同你玩完sms，你估下仲有邊個？”（“今天小息的時候才和你傳短訊，你猜猜還有誰嗎？”）

她答：“原來係你！頭先同你傾完電話，又話訓？係咪掛住我訓唔著？仲有，做咩用衣個電話send俾我？”（“原來是你！剛才和你通完電話，又說要睡？是否太掛念我所以睡不著啊？還有，為甚麼要用這個電話號碼傳送給我？”）

他按：“係呀。電話冇電呀，偷偷用阿媽部電話。”（“對呀。電話沒有電，便偷偷用媽媽的電話。”）

她答：“我就快訓啦，不如聽日先傾丫。”（“我快睡了，不如明天再和你談吧。”）

他按：“聽朝不如去學校飯堂食早餐。”（明早不如去學校飯堂吃早餐。）

她答：“好丫。”（“好呀。”）

第二天早上信徒躲在一角觀察。學校的飯堂是半露天的，與籃球場相鄰，中間僅隔著一塊鐵絲網。他知道這天早上小黑要練籃球，會在球場上出現。小瓊在鄰近鐵絲網的座位坐著，整個飯堂只有她一人。他的心怦怦作跳，因為很快便會有頭緒了。不一會小黑走進了球場，小瓊立刻站起來，走過去。小黑看到她後樣子很愕然，他們談了很久，然後小瓊拿出電話給他看。小黑接過後看了看，然後按著。

不久信徒便收到了一個訊息：“到底你係邊個？！”（“究竟你是誰？！”）

信徒禁不住後退了兩步，心很用力的跳了一下後便彷彿沒在

跳了，因為整個人空蕩蕩，像僅剩下了衣衫懸在空氣中似的。那後退的兩步大概象徵著魔鬼要他從兩人中抽身而去，一隻無形的手抓著他的衣領往後拖，魔鬼絕無僅有的憐憫容許信徒眼巴巴看著他們，一般酸流打從鼻子向上湧。

那晚他打開家門，大廳的燈沒亮著，凝滯的黑暗吸收了從走廊漫淹而進的光線，傢具的線條由近至遠漸漸拉開。他輕按燈鈕，白光以不足一秒的時間壓扁黑暗，那潛伏已久的影子曝現在雪白的地板上，像個因碰著甚麼機關而出現的神秘匙孔。他走進房間裏，把日記重新看一遍。每翻過一頁，那從拇指和食指間向上微蜷的紙張由左邊挪向右邊，跌落時釋放了一種輕度的彈性，彷彿釋放著微弱的呼吸。一頁接著一頁，看得很快，充滿厚度的歲月依靠經文殘存，他有一刻感到日記中的自己變得很輕很輕。

但是，回顧卻不是為了感性的需要，而是計劃。大概他要從界限前跨出一大步。

信徒的聰明之處在於他每寫下一篇經文，便在該天留下一張空頁，方便以後需要撕掉某一篇時也有空位重寫。他撕掉了八月和九月其中五篇日記，然後在後一頁重新下筆。他是看了小黑的blog(博客)才選了這五日的，盡量確保這五日他沒有和小瓊一起外出。這是一場嚴肅的聖戰。

他彷彿看到經文的外殼剝落，露出五把神聖利刃。

“今天晚上，我和明仔、阿花、明仔在屯門市鎮公園談完天後返家，見到小黑，便同他打招呼吧。但他走得很快，好像故意不理睬我們。”（日記第412頁：公元2008年8月27日〈節錄〉）

還有：

“又碰到小黑了。為何他這樣喜歡去市鎮公園……？但這次他身旁多了一個女孩。看他們談得這般高興，我和

明仔也識趣，立即走到別處，免得阻礙他們吧！”（日記第422頁：公元2008年9月3日〈節錄〉）

還有：

“小黑怎麼好像不太理我，我做錯甚麼事嗎？”（日記第423頁：公元2008年9月4日〈節錄〉）

還有：

“今天看到一個貌似小黑的男仔，拖著上回那個女孩子的手。我也不是十分肯定是否他們，但背影有點兒像，可惜市鎮公園的燈光太暗了。下次有機會要問問他。”（日記第437頁：公元2008年9月10日〈節錄〉）

最後：

“還是不說太多了。哈哈，祝小黑幸福。”（日記第440頁：公元2008年9月12日〈節錄〉）

一個完美的信徒就必須有完美的信仰。信徒寫完後倒抽一口冷氣，他為了宣揚大愛杜撰歲月以至塗寫歲月，將別人當作虔誠的祭品。最終信徒的腳踏在大愛的臨界線，在永恆的邊緣高舉雙手，在天堂的雲霞中漸次模糊，一度讓他認為已化作雲霞的一部份。經文裏記載了一連串創世神話，信徒在古老的石洞中破壞所有歷史壁畫，並憑著驚人的想像力用尖石鑿出史無前例的神話圖案，後世因文獻不足徵的情況以他為記載信史的第一個信徒。

這時S 猛烈的敲著房門，信徒的雲霞突然消逝，莫名的驚悸湧上心頭。他把日記鎖進抽屜，然後叫他進來。

（七）兇手

S死了。我已經認罪，陳督察卻對我說他總找不出S的死因，故無法把我定罪。

接著他遞給我一張照片，把S的瞳孔放大了，幾乎佔據了整張照片。他的瞳孔映著一團光，看起來倒像這團光被困在這黑色圓晶體裏。換言之，S 最後看見的不是我，而是一團光。

“光也能殺人？”

我說不可能的，並嘗試回憶當時發生的事情。

我閉著眼睛回溯歷史並為記憶添上血肉。當天他進來後使用木棒襲擊我，意圖打暈我，搶走日記。我推開他，驚惶之下右手抓起書檯上的剪刀（那時候我覺得它是一把聖劍），左手橫擋著他的木棍。我在一角挨打，越退越後，脊骨碰著冰冷的牆壁，眼前只看見忿忿敲下的木棒，來來回回揮出淺黃色的幻影。我的手肘疼痛紅腫，漸漸麻痺成木頭似的，彷彿只是一件隨手拿來抵擋的工具，而且快要因螺絲鬆脫而甩下來。

在木棒的揮影中，我那時隱隱約約看到神的旨意，如暴雨中的街燈淺淺顯現：“第五個使徒已經降臨。”我遂以信徒之身把剪刀刺進他的肚腹，一種瞬即崩解的殷紅快感，血液慢慢流下如一張乾癟的嘴喃喃念出沒有人能聽明白的祝福咒語。沿道而下的紅血，在地上凝固成燭台上的蠟淚。我告訴陳督察，在那颱風過境的寒夜，我在S身上共刺進五刀。

經過幾個月了，到底弄不清誰是兇手。結果我和陳督察一起祈禱，願幸福長伴S的屍首。

日記寫滿一年後便送了給小瓊。三天後她傳送了一段訊息給我，說她已經和小黑拍拖，不可能和我一起。還有一句是：“多謝你的日記，我真的很感動。”

但她沒再理會我，令我懷疑她是否真的感動。那時候我感到一年的青春浪費了，心中好像有一樣很重很重的東西瓦解了。哭過一次，之後便好像沒事。這大概是回憶對極度痛苦的強制性遺忘，因為在強力鎮壓後痛苦並不會消除，而是分散在日常生活的

每段思緒中，就好像搗破了蟻窩，螞蟻便四處逃逸，消失過後又會一隻接一隻的鑽出來咬你。這種痛苦比讓野獸大噬一口利害好幾倍。

信徒，此時終於要解下信袍。他在椅子上楞楞的看著桌面，彷彿日記還在，他用藍筆在空氣寫上經文，然而所有文字成為如流亡政府般的懸浮權威。

夜晚終於不再進行一個人的宗教活動。我想，小瓊在寂寞的時候，也許會想起曾經有人這樣愛她。我在床上閉上眼睛，仍看見她在深宵的宿舍裏孤望雨窗。她看到被雨珠糊成一片的紅綠燈光，會想起那隻在她掌心中粉碎的彩色復活蛋，那種爆破的力量已變成一道暖流，緩緩在掌紋的坑道上流溢。她伸手觸摸雨窗，碰不到另一邊雨珠，也就想到以後不會再有人送復活蛋給她了。她會驕傲地向別人提起有個人這般深愛她，在濃濃的笑意下，卻不知道這個人是用了甚麼方法愛她。

後來的復活節，我便沒再收過復活蛋了。

人生沒多少次復活的機會。

升上大學後我尤其懷念S。我鮮少向同學透露日記的事，因為我猜到他們會有類似的反應：“那時候你不過是個中學生，能計劃得這般周詳已經很能幹了。”有人向我透露，他的身邊越來越多信徒。

我走過中大新亞書院的飯堂，一陣喧鬧的聲音在背後漸漸隱沒。風吹來，綠葉騷動，像許多隻手掌在搓抹洗手液。

走下一段梯級，影子變成線條硬朗的積木，一塊接一塊的往下跌。

我回到宿舍後便獨自返回房間。宿友不在，我趁這個機會從曲奇餅盒拿出一個相架，正嵌著S的遺照。

抹了抹相架的玻璃後，我禁不住哭起來。

“對不起，是我害死了你……”

沉默一會後，我接著道：“別人卻偏偏說你是被光殺死的，你告訴我真的嗎？”

張文豪

個人簡介：

就讀於香港中文大學二年級，喜歡寫作。平時太忙，希望能有多一點時間吧！



得獎感言：

這是一個不錯的開始，能夠獲獎是榮幸。但又好像不算甚麼，因為要走下去，始終要多投稿。我很喜歡這篇小說，它見證了風格的轉變。故事是真的，信徒感到後悔。文學上的渲染也許誇張了些，希望小瓊不會看到這篇小說。信徒真心真意，但，騙了她。信徒殺了S，假使有點自省能力，亦必死無疑。